



【民间记忆】

投稿邮箱:www.85193207@126.com

# 军垦农场里的京剧样板戏

□刘乐善



1970年我从山东大学毕业,当时正处于“文革”中期。按照当时的政策,文科大学学生必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经过所谓“脱胎换骨”的改造才允许走向社会。同年8月,我和同学们一路风尘辗转来到山东省军区晏城农场,成了一名军垦战士。

当时的军垦农场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七指示”仓促上马的,条件十分艰苦,除了一片“干打垒”的营房,就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胳膊粗的小树也没有几棵,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文体生活?农场里流行着这么一个形容露天电影的顺口溜:“天天盼、月月盼,‘南征北战’‘地道战’;好歹盼来个‘娘子军’,不是下雨就是停电”。可见除了几部老掉牙的电影,文艺生活无从谈起。

当时全农场十几个连都是清一色的官兵,只有学生连算是文化人(来自省内外几所大专院校的文理科毕业生),所以搞活部队文艺生活的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我们肩上。好在我们的连指导员刘殿曰同志毕业于山东曲阜师范学

院中文系,非常热爱文艺,由他拍板,成立了“山东省军区晏城农场学生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任务”就是排演革命样板戏。

大旗挑起来了,可是这戏怎么唱呢?大部分人心里都没底。好在队长陈君曾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第一“沙奶奶”(京剧《沙家浜》里的重要角色),有过一些演出实践,有她作“台柱子”,我们多少有了点底气。

演员们照着样板戏剧本上的简谱日夜苦学,一个月下来,居然也能连贯唱段了,可是战士们一听就直摇头:这哪是京剧啊,简直是“京歌”嘛!

原来,国粹京剧博大精深,讲究颇多,行腔、运气、板眼、共鸣,要求字正腔圆,吐字归音……大家这才意识到:用唱歌的发声方法唱不好京剧。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多听广播(整个农场连一部录音机也没有),于是指定几个同学,一大早准时收听各广播电台的节目预报:记准样板戏的播出时段,到时演员们就抱着收音机认真、仔细地聆听各自的唱段……经过反反复复,一板一

眼的刻苦模仿,我们终于把“京歌”唱成了京剧。经过两个月的认真排练,大家都跃跃欲试:正式演出吧。

要粉墨登场,服装、道具成了难题。因为当时大部分军垦农场不盈利,根本没钱置办行头。演《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一折,女演员卜君是短发,可是剧中人李铁梅梳着个大辫子,哪里去找呢?真作难啊!后来大家不约而同地盯上了张洪英同学,可惜张同学嗜美如命,怎么说也舍不得她那两条又黑又粗的长长的大辫子。连里的解放军干部轮番上阵连哄带吓,晓以“革命利益”;张同学终于服从组织命令,忍痛割爱:大辫子这才飞到李铁梅的脑后——嘿!皆大欢喜!

《红灯记》的标志性道具“红灯”,是队长陈君从兖州自己的铁路世家里取来的真正的“信号灯”;巧手的女同学用自己心爱的紫绸子被面改造成剧中人鸠山的日本和服;农场里刚杀了头猪,大点的尿包皮改制成鸠山的秃顶头套……东拼西凑,终于算把服装、道具搞全了。

京胡、二胡、月琴、琵琶等等也是走群众路线解决的,记得只是让学生连的宋司务长到济南的乐器店买了一个“鼓板”——京剧乐队的板眼节奏全靠它指挥了。

第一次彩排就是招待全农场的十几个连队的解放军官兵,同时也请他们给把把关。队长陈君扮演《红灯记》里的李奶奶,因为她有“沙奶奶”的功底,所以道白铿锵有力,唱腔韵味十足;一张嘴就是个“满堂彩”。我作为宣传队的执行文秘,还专门跑到场外聆听演出效果:经高音喇叭的电声播出,在飒飒的夜风中还真有点以假乱真的味道。

随后,折子戏《赴宴斗鸠山》、“深山问苦”(《智取威虎山》选场)也都很顺利地演下来了。尽管是在露天的土台子上演出,可是全体演职员都非常认真、投入;也许是农场长期缺乏的文艺生活吧,台上台下情绪都很高涨,演出效果出奇的好。

此后,我们宣传队走出营房,到农村那广阔天地里一演再演。观众最多的一次是1970年冬,在山东平阴黄河大桥广场演出(山东省军区野营拉练部队大会师文艺汇演),观众近万人;最正规的演出是在梁山县大剧院的舞台上,灯光和简易布景都不错。一路走来,我们的演出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1971年冬,我被分配到山东工学院(后改为山东工业大学)工作。凭借当年练就的“京剧样板戏”的功底,参加了全校卡拉OK大奖赛,经初赛、复赛,最后顺利进入决赛并取得好名次;我的“京剧清唱”也成了每年新生入学联欢晚会的保留剧目。直到现在,年近古稀的我仍然爱戏如痴。

盼望已久的“十艺节”即将来临,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改革开放给我国的艺术事业迎来了大好春光,广大观众可以在超一流的现代化大剧院里欣赏京剧名家的精彩演出,这在四十年前连做梦也不敢想啊!作为一个老戏迷,我衷心地祝愿“十艺节”圆满成功!

【齐鲁考古】

# “骨刻文”定名始末

□臧丽娜

骨刻文是2005年由山东大学美术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凤君先生发现并定名的。刘先生认为骨刻文产生和流行使用的时间距今约4600年~3300年,是当时淮河流域、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华夏族和东夷族共同创造和使用的一种文字。它是在双墩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陶器符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它和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字南北印证,共同将中国文字史提前了1300多年,把炎黄以后的1000多年远古传说历史证实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一早期文字的命名也和当年甲骨文的发现与命名一样,经过了一段较长的探索时期。

2005年春天,刘凤君先生在济南文物爱好者手里发现一块上面有刻划的小骨头,他认定“是中国早期文字”。2007年7月他又发现和鉴定昌乐县收藏的一批刻划骨头,他认定,这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

的遗物”,“属东夷文字,是中国早期的图画象形文字”。2008年3月30日,刘凤君先生应邀参加在山东青州召开的“东夷文化研讨会”,他认为“东夷文字的发明和创造是对我们古老华夏文明最大的贡献……东夷地区也是文字起源的主要地区之一。”2008年7月上旬,刘凤君先生和昌乐县政协文史委签订研究昌乐骨刻文协议,当时他提议叫“东夷文字”,当时昌乐县有关领导重在宣传昌乐文化,所以签订了“昌乐甲骨文(骨刻文)研究项目协议书”。2008年12月,刘先生出版了专著《昌乐骨刻文》。

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刘凤君先生发现山东地区的淄博、济南和关中地区、郑州地区、内蒙赤峰地区及苏北地区的许多远古文化遗址,都出土这种刻划文字的骨头。随着视野的不断开阔、研究资料的不断积累和综合研究的不断深入,他

逐渐认识到这种早期文字,是当时淮河流域、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华夏族和东夷族共同创造和使用的一种文字。把其他地区出土的骨刻文再称为“东夷文字”或“昌乐骨刻文”已经不科学,应该直接定名“骨刻文”更科学。

在这一年时间里,为了将这种早期文字在“东夷文字”和“昌乐骨刻文”的研究基础上定名为“骨刻文”,刘先生请教了许多专家学者。比如,他专门到母校北京大学请教学业导师高崇文教授,与山东省文物局组织的专家一起考察袁家庄遗址和崇山石祖林时,和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海研究员详细谈了骨刻文及命名问题;2009年8月在烟台举办的“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刘凤君先生与彭适凡研究员、许智范研究员、周广明研究员、岳洪彬研究员和贾宇编审等关于骨刻文的定名

问题促膝长谈至深夜。与师友同仁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交流,大家都赞成刘凤君先生把这种早期文字直接定名为“骨刻文”。2009年10月,刘先生开始编著《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丛书中的每个书名“骨刻文”前皆冠以出土地名或更醒目的文字标志,如《龙山骨刻文》、《赤峰骨刻文》和《郑州骨刻文》等。2010年2月24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他的《“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出版的前生与后世》一文,文中详细介绍了定名为“骨刻文”的过程和意义。

目前刘凤君先生已出版《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昌乐骨刻文》、《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寿光骨刻文》和《骨刻文发现与研究丛书·龙山骨刻文》三本骨刻文专著。他不但发现了骨刻文,而且为社会和学术界提供了大量可释读的骨刻文资料及释读研究骨刻文的理论。

我们一直确信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产茶的国家,清代学者顾炎武说:“自秦人取蜀之后,始有茗饮之事”。意思明了,喝茶这事起自秦朝统一巴蜀之后,而喝茶的起源地就是巴蜀。从那到今,至少有两千多年了吧。那时候,大英帝国有人喝茶吗,肯定没有,茶这个词还没有呢。欧洲大陆上的人第一次知道茶的一些事,还是从一个阿拉伯商人那里听到的,不是怎么喝茶,而是政府如何从茶叶中抽税。印度、斯里兰卡、泰国有人喝茶吗,估计够呛,直到今天在这些国家也没有几个人会喝茶。喝的也是乱七八糟的英式茶。而英式茶的前身则是十八世纪的咖啡馆,

【问茶齐鲁之一】

# 一棵老茶树

□许志杰

这点连英国人都毫不忌讳。

如果认为顾炎武尚属“道听途说”,他毕竟没有生活在秦朝。那么,被尊为“茶圣”的唐人陆羽,就应该是中国茶发展到大唐帝国的亲历者。他编写的《茶经》一书,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叶专著,也是中国茶止于唐代的一个系统的叙述和总结。它不是历史资料的罗列和民间传说的再加工,是以流传到唐的茶史为基调,将茶的产地、栽培、采制、煎煮、饮用甚至功效,融合成技术性很强、操作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茶的圣经。《茶经》问世使“世人益知茶”,同时也使世人皆知陆羽。

最早真正认真学习贯彻《茶经》精神,灵活运用《茶经》,发扬光大《茶经》,结合本国实际引进《茶经》的,是我们的东邻日本人。唐朝时期,他们有一大批使者入唐学习,一研佛学,再一个就是学习茶道。日本人也不像英国人那样虚饰,明明喝茶上瘾,把开了几百年的咖啡馆改成茶馆,却还信口雌黄说什么养成喝茶的习惯后,男人们失去了仪表,女人们失去了美貌。日本使者回国以后就是大肆推广唐帝国的茶道,到了宋朝,茶在日本大行其道,甚至渗入武道,茶道误入岔道,日渐成为一种扭曲的民族精神。而此时,大宋朝却摊上了大事,在不喝茶论道的北方游牧民族挥鞭骑马南侵,将宋朝的遗老遗少赶到东南沿海,偏居一隅。

自此之后,茶道中落,茶叶生意却日渐旺盛,到了明代茶的交易已经成为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南方大片地区,茶与盐合署缴税,其价值可见一斑。这时候,茶的主要去向已经不是国内各地,而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诸国,曾经被“标榜上流社会的娱乐享受,并且成为王公贵族的社交赠礼”的茶,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各地流传开来。英国人从中国等国家进口茶,然后再做转口贸易,运销美洲、澳洲,赚了个钵满盆满。然而,所谓贪婪必要代价,就在英国人喝着大茶赚着大把钞票,沉浸在“日不落帝国”的阵阵茶香之时,不满对茶课以重税的美国人烦了,民众将茶叶货柜推到波士顿湾底以示抗议。这正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开始。毫不夸张地说,一种叫做茶的植物叶子,改变了世界格局,而那种植物的叶子就来自东方的中国。

清晰可记,小的时候我生活的村子里就有一棵粗壮的大茶树。春天到了,茶树长出嫩绿的小叶,村里的老人就让孩子们爬上树采摘那些小叶子,他们带回家晾晒数日,之后就沏茶喝水,茶香飘飘,沁人肺腑。可以肯定,我们村的这棵大茶树是没有参与到美国的独立战争中,但是,它却告诉人们“南方有佳木”,至少明朝中期以后慢慢北移,扩散到气候湿润、雨水丰沛、日照充足的齐鲁大地。

《问茶齐鲁》始于这棵记忆中的老茶树。

